

中东政治

欧美在中东民主治理上的分歧与合作*

钮松

摘 要: 欧美在中东展开的民主治理是各自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双方成为在中东实施民主治理的两个最大国际行为体, 尽管它们对民主的侧重点、伊斯兰与民主关系、中东战略地位以及中东民主化的主导权等方面虽有不同认知, 但对民主和中东民主的必要性与有效性存在相同认知, 深究其因, 双方中东民主治理的差异源于欧美所处的历史阶段、发展起点与路径以及利益攸关地区的根本不同。只有打破将西方视作铁板一块的旧有观念, 才能对中东与欧美在民主等问题上的关系产生更理性的认识。

关键词: 欧盟; 美国; 中东民主治理; 大国中东政策; 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 钮松, 博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人员(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09)04-0024-07

中图分类号: D371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属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21世纪初的中东因素对大国关系的影响”(2007BGJ004)的中期成果, 并受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资助。

一、欧美中东民主治理的现状

“9·11”后, 中东地区除了早已为人所知的油气资源以外, 其民主化进程更是引人注目。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中东地区民主化进程及其发展现状, 基于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念所得出的结论也千差万别。中东地区的民主化是内外合力的结果, 其主要的外部推动者是美国与欧盟。“美国和欧洲政治团体中的许多人正修正他们之前的观点, 并认为中东缺乏民主是暴力丛生、反西方伊斯兰激进主义及由此而来的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1] 民主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将民主问题视作超越主权国家的全球公共问题来解决。欧美在中东民主治理上给世界展现出了不同的图景, 甚至使人对欧美分别推进的中东民主化所取得的进展产生截然不同的认识。“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出兵伊拉克推翻伊政府、依靠武力推行民主的途径具有重大缺陷, 前者违反了当今国际法, 引发了人权与主权关系的争论; 后者玷污了民主的名声, 让人将布什推行途径的失败视为民主本身的失败。”^[2] 而欧盟所推进的中东民主化进程显得较为平静且所引起争议较少, 但由于自身受到诸多牵制, 因而“一个成功的欧盟在中东促进民主的政策仍远不能确保实现”^[3]。

从地域上看, 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涉及土耳其、塞浦路斯、马格里布国家、马什里克国家、海湾国家以及阿富汗等; 从改革领域看, 涉及民主、人权、法治、男女平等和非政府组织等诸多问题。欧盟在实施中东民主治理的过程中表现出一些特质: 首先, 欧盟并无明确的诸如民主改革、改造之类的具体行动计划, 实际上充当了有预期目标的民主推动者而非主导者, 行事较为低调; 其次, 欧盟为确保有效推动中东民主化, 并不轻易给特定国家贴上“非民主”的标签, 或轻易评判特定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 最大限度消除中东国家政府和民众的误解和抵触; 再次, 欧盟注重与现有国家的政府加强合作, 通过经贸合作与政治协商、对话的柔性手段促进对象国的民主政治发展, 中东国家政府在实践中逐渐接受新的规范, 与欧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良性互动, 最大限度扫清了欧盟可能遇到的阻碍; 最后, 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并非单一的政治经济行动, 它是欧盟全球治理中的组成部分, 欧盟没有也并不想在将其形象定位为“民主斗士”之类的负面形象。21世纪以来, 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不仅如此, 欧盟也坦然面对对其自身民主的质疑。因为, 按照狭隘的民主标准, “假如欧盟打算申请成为欧盟成员国资格, 它将不达标,

因为其宪章中民主的不足含量”^[4]。正因为欧盟对自身民主毫不避讳的坦然态度，增加了其在中东民主治理上的份量。

对美国的中东民主治理存在较大的争议，2006年10月，《美国外交》创刊10周年的小组研讨会的主题便是“美国应运用武力建立民主政府吗？”北卡罗莱纳大学约瑟夫·葛拉特哈（Joseph Glatthaar）教授就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美国应该促进民主，而在于美国是否应动用武力建立民主政体”^[5]。美国的中东民主治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美国高调凸显其民主治理计划，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便提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及“泛中东和北非计划”，但美国武力威逼利诱之下的民主往往让中东国家政府消极应对；其次，美国还积极充当民主的仲裁者，从早期的“无赖国家”到后来的“流氓国家”及其外延“邪恶轴心”，以及持续多年的“失败国家”排行，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叙利亚和利比亚等国在不同时期上榜，美国用武力推行并裁决民主的作法，使部分中东国家从迎合走向对抗；再次，美国的中东民主治理在其所谓的民主样板国家阿富汗和伊拉克得到了美支持的新政府的配合，但多数民众往往视新政府为美的代言人，美与这些国家民众之间难以就民主产生良好互动，如2008年12月14日伊拉克电视记者扎伊迪（Muntazer al-Zeidi）向来访的美时任总统布什扔鞋抗议，尽管有媒体称扎伊迪抗议行动本身“与美国已经许诺给伊拉克人民的新的言论自由和民主的时代相契合”^[6]，但脆弱的伊拉克政府面对民生问题和国内乱局的一筹莫展则削弱了民众对民主的热情；最后，美国杀气腾腾地建立美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的思潮、单边行动的政治军事动机与其讳莫如深对中东油气的渴望交织在一起，极大影响了美国中东民主治理的效能，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便断定“伊拉克战争主要与石油有关”^[7]，美国中东民主治理的浓重石油味，极大削弱了其动机的纯洁性和行为的正义性。

二、欧美中东民主治理的分歧与合作

从欧美中东民主治理的现状不难发现，双方既有矛盾冲突，又有合作。尽管欧美都被称作“启蒙运动的产儿”，但由于在美国发动伊战上的分歧，欧洲被视作为分裂的“老欧洲”与“新欧洲”，这对美欧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欧盟对美国“大中东计划”也存在不同看法，“欧洲将有可能提醒它们的美国同行，欧洲甚至早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便已经在追求这个目标，且不止在其国际反恐斗争的框架内‘发现了’阿拉伯世界的民主缺失”，“从欧洲的立场看，所需要的不是如美国总统布什所说的‘中东自由前进战略’，而是我们欧洲邻邦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共同观点，这建立在这些国家和社会的潜力、尊重它们的尊严及认识到政治与经济欠发展之间的联系以及未解决的地区冲突之上。”^[8]但欧美分歧主要是战术层面的碰撞，在具体民主价值观和战略层面双方并无根本分歧，欧美也进行了相互妥协。2005年6月20日，《欧盟—美国共同促进民主及在全世界支持自由、法治和人权宣言》发表，该宣言基本体现了欧盟的民主和人权理念，并将欧美的民主治理政策相提并论，指出“欧盟邻邦政策和美国对民主和经济转型的支持将进一步促进稳定、繁荣和伙伴关系”。^[9]欧美中东民主治理的分歧与合作只是欧美关系的一部分，作为美国新保守主义领军人物的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就敏锐且深刻意识到欧美之间越来越大的差异与分歧，他认为，“在今天主要的战略和国际问题上，美国人就像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他们几乎不能达成共识且对彼此的理解越来越少”^[10]；“许多欧洲人，包括许多欧洲领导人，认为邪恶轴心的威胁、这样或那样的政体带来的威胁远没有一个不受约束的美利坚利维坦^①所带来的威胁那样巨大”^[11]。卡根此番言论在于期望通过正视彼此的分歧达到重新探索欧美新的合作基础和方式。

欧美中东民主治理的分歧受人关注，主要体现在“民主”的侧重点的分歧、对伊斯兰与民主关系的分歧、对中东战略地位认知的分歧以及对中东民主化主导力量认识的分歧等多方面。

首先，欧美对于“民主”的侧重点存在分歧。当欧洲多数国家仍处于集权君王统治之下时，美国却建立了崭新的民主共和国，欧洲反封建与专制运动中的诸多理念在美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影响下的欧洲的人权与自由观念与美国先哲们设计的民主机制相结合便构成了美国民主的全部。法国的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高度赞扬美国对民主的贡献，“美洲国家将更频繁地倾向于通过一个选举出来的机构将选举计划介绍到它们的代议制度中

^①“利维坦”一词在《圣经》中多次出现，意为水中的巨型怪兽，霍布斯曾在《利维坦》一书中将国家视作“利维坦”。罗伯特·卡根在此提出“美利坚利维坦”一词有着与霍布斯同样的意味，反映了许多国家对于美国超级大国的忧虑或恐惧。

去，或者在民主暗礁中冒着惨淡收场风险的时刻必须到来”^{[12]260}。美国从立国初期的势单力薄走向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经历离不开其民主制度的保障，因而美国基于自身经验较为侧重民主制度的建立尤其是选举制度的推行。美国十分关注民主选举，并将其视为中东民主化最重要的标志，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政治体制的亲自打造，到沙特、巴勒斯坦、黎巴嫩、塞浦路斯等不同级别选举的开展，都有着美国的烙印。美国对民主机制的侧重招致了大量的批评与质疑，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于2008年12月10日在美国华盛顿亚洲协会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说到底，民主不仅是进行选举那么简单”。^[13]欧洲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发祥地，经过了欧洲各国不同类型长期的反封建斗争，自由和人权观念随着欧洲在1500年前后开创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向世界扩散，欧洲国家也基于各自国情进行了制度创新，出现了君主立宪国、总统制民主共和国、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混合式民主共和国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民主国家聚合在一起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最终形成了欧洲联盟，欧盟不同于其他国际组织，尽管在欧盟政治体制定位上仍存在着诸如“联邦”、“邦联”和“超国家组织”之类的争议，但它在理念方面具有一种对于现时代的超越和引领作用。欧盟本身的“民主赤字”和制宪遭遇的种种失败使其相对偏好自由和人权，尤其是观念民主，认为民主精神的培育是居首位的。欧盟认为没有民主根基的国家推行选举制度可能走向反民主即所谓“劫持的民主”，而依靠外国武力输出民主更是徒劳。

其次，欧美对于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认识分歧。冷战时代，美苏全球争霸波及中东，中东多数国家基于对无神论政权的恐惧和现实国家利益而倒向美国，由于联合抗苏的需要，美国与多数中东伊斯兰国家是盟友关系，在这期间，美国关注的是如何遏制共产主义。冷战结束前后，受美国犹太游说集团支持的克林顿当选总统，他“带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27个积极分子制订并实施他的中东政策”，“所有这些事实帮助促成伊斯兰为美国的新敌人，绿色威胁已经取代苏联的红色威胁这个日益普遍的看法”^{[14]99}。“9·11”事件极大加深了美国对伊斯兰教的负面看法，不仅如此，美国还将中东恐怖主义归结为三大赤字：民主赤字、经济赤字和知识赤字，尤其将消除所谓“民主赤字”当作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美国不自觉地将对伊斯兰教与不民主和恐怖主义捆绑在一起。尽管“9·11”之后布什也曾造访美国伊斯兰教团体，但这并不能真实改变布什对伊斯兰教的偏见。他在2001年9月16日将阿富汗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在2006年8月31日美国退伍军人大会上将美国的“反恐战争”定义为“反伊斯兰法西斯战争”，无论从宗教还是政治的角度，布什都将伊斯兰教置于基督教和民主的对立面。毗邻中东的欧洲对于伊斯兰教的接触和认识远比美国深入，伊斯兰教既是欧盟的外部问题也是内部问题。欧盟理解伊斯兰教义中的民主思想以及近代以来中东的民主化实践，凯末尔革命后的土耳其更是为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兼容性提供了成功案例。2007年9月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候选人居尔当选土耳其总统的事例表明，“20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土耳其从世俗化到民主化的发展道路已进行了伊斯兰国家从全盘西化到西方进步思想和制度与民族传统相契合的道路试验，并摸索出了一条独有的伊斯兰国家民主道路。”^[15]2007年11月，西班牙马德里“3·11”大爆炸判决凸现了欧洲国家并不将专制、独裁、恐怖主义与特定宗教和民族挂钩的态度，“显示了西班牙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极力淡化发动袭击的穆斯林极端组织宗教属性的务实心态”，“欧洲正在中东与美国之间，或者欧洲文明正在伊斯兰文明与美国文明之间艰难地寻求着平衡点。‘3·11’带给西班牙的是深刻反思，而‘9·11’带给美国的却是一意孤行。”^[16]

再次，欧美对中东战略地位认知的分歧。欧美的中东民主治理，除了“民主”、“伊斯兰”的要素外，“中东”是欧美民主治理的重要目标和载体。美国介入中东较晚，长期以来美国奉行“孤立主义”，仅仅关注美洲事务，美国在20世纪三十年代才因为石油与沙特进行接触，全面介入中东是在二战之后，其中东主导性地位的获得是在冷战交替之时。“9·11”前，美国所关注的主要是中东油气资源及其战略地位。“9·11”后，美国开始从新的层次上重新审视中东。在遭遇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将先发制人战略与民主输出相结合，将中东视为其战略油气资源的来源地和民主体制的试验场，而对中东可能产生的乱局毫不在乎，甚至中东的混乱更能为美国的军事存在提供借口。2008年12月，布什与伊拉克签署了新的驻军协议，“14万美军部队将根据协定驻扎至2011年年底”^[17]，这深刻反映了布什在中东的真实意图。欧洲因其与中东北非的毗邻关系有着长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战后直至1973年，欧洲国家在中东实行追随美国的亲以抑阿的战略；1973年石油危机后，欧共体开始最大限度在阿以之间不偏不倚。由于欧洲与中东的历史联系和穆斯林在欧洲的大量存在，中东局势容易波及欧洲并与欧洲国家内部政治相关联。中东局势对

欧洲的安全威胁远大于美国，“欧洲的后院是中东北非，而美国的后院是拉美。阿拉伯和穆斯林不仅是中东的主体，也是当今欧洲的重要组成部分。”^[16]欧共体自 20 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便采取大量切实可行政策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以消除贫困和动荡，欧盟针对中东具体区域和国家的策略总体上侧重于“经济促民主，民主促和平”的路径。

最后，欧美对于促进中东民主化的主导权认识存在分歧。欧美的中东民主治理与中东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相同，前者分别由欧盟与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民主治理，施动者是欧美，后者是中东国家开展的民主化，施动者是中东国家。美国既要当中东民主治理的施动者，又要当中东民主化的主导者，阿富汗与伊拉克的重建与民主化进程便是美国“越俎代庖”的典型例证。联军行政当局交权后，美国转而在幕后支持亲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流亡西方的精英接管政权。不仅如此，美国对许多中东国家指手画脚，轻则点名批评，重则武力威胁，“布什政府已在不同轨道上关注中东民主问题”，“一些官员用好战言论以给人留下美国将不再与独裁政府合作的印象”^{[18][181]}。美国提出“大中东计划”和“泛中东北非计划”，力图以此为中东国家开展民主化的纲领，尽管其言辞节制，趋向细枝末节，但所有这些计划还是引发了阿拉伯评论员的愤怒^{[18][181]}。美国以武力为后盾的民主改造气势要么使部分中东国家被动应对，要么促使伊朗、 Hamas 更加激进，所有这些与美国的目標相去甚远。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注重与对象国政府和民众的互动，也不因对象国政治发展进程的相对缓慢与滞后而置之不理，欧盟注重发挥外力推动而非主导角色，除涉及地中海国家巴塞罗那进程之外，还与多个中东国家或国家组织有着双边协议，欧盟注重在此基础上促进中东相关国家自主发生变革。2003 年 3 月的“大欧洲邻邦政策”的核心思想便在于“并非建设一个与外围的政治经济不稳定相绝缘的‘福利欧洲’，这项政策旨在创造环绕欧盟的‘一串朋友’，即分享共同民主价值观、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国家”。^[19]艾德里安·汉密尔顿（Adrian Hamilton）的观点代表了多数欧洲人的看法，他在英国《独立报》撰文指出：“我们能够且必须宣示我们对民主的信念。但是我们不能决定结果，我们也不应去尝试。”^[20]

尽管欧美中东民主治理在许多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合作的可能，双方的分歧并不是深层次矛盾与冲突，作为中东民主治理的主要施动者，欧盟与美国并无激烈的对抗，双方存在着妥协、协调与合作。欧美都认为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尤其是中东的民主化值得关注，即民主是必须的；都认为民主有助于中东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即民主是有效的。

第一，欧美在民主的必要性上存在共识与合作。尽管人类历史遭遇过宗教的碰撞、军事的冲突、意识形态的斗争，21 世纪的今天，这些冲撞仍然存在，但人类对许多事情仍存在着共识，其中便包括民主、自由和人权观念。尽管如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教授所言，“定义民主有一点像解释《塔木德》（或任何宗教典籍）：询问一屋子的 10 个拉比（或政治科学家）其意义，你将有可能得到至少 11 个不同答案”^{[21][21]}，但这并不妨碍人类对于民主进步性的肯定，不同的地域和文化之下的人们对于民主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无论是欧盟、美国还是中东国家，都承认民主是必须的，这就为欧美各自的中东民主治理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无论是欧盟侧重的观念民主即注重自由和人权，还是美国侧重的机制民主，或者是中东国家呼吁的伊斯兰民主，其核心都是追求民主本身。欧盟尤为关注世界民主化进程，尤其在英法德三国领导人相继更迭之后，这种意愿更加强烈。以研究民主地缘政治著称的亨利·杰克逊协会的研究助理詹姆斯·科迪（James Coady）总结了民主的道德和策略的必要性后指出：“促进民主在冷战期间便是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主题”^[22]。不论是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效果，正是基于欧美对于民主必要性的共同认知，“美国作为民主价值观促进者的信誉丧失会增强欧盟作为在专制国家支持政治自由化的全球领导者角色”^[23]。与其认为欧盟在挑战美国的地位，不如说美国在和欧盟分享权力，尤其是促进民主的权力，以共同维护西方世界在全球的整体利益。

第二，欧美对于民主的有效性上存在共识与合作，认为民主治理能够实现自身设定的目标。欧美的中东民主治理的前提在于其坚信民主的有效性，在此前提下促进中东的民主化，以最终实现和平、安全和繁荣的预期目标。民主治理和民主化都是一种手段和策略，其最大限度的实施保障在于民主的有效性。如前所述，欧美中东民主治理的最大分歧在于如何实现民主，尤其是如何实现中东民主，但对在“民主促安全，民主促和平”上存在共识。欧盟作为非国家的国际社会行为体，在许多领域并未能形成具体明晰的政策与理论，但这并不妨碍其参与欧盟内外部的行动。欧洲许多学者往往在激烈的思想与理论碰撞中分析并总结了欧盟对于民主与安全、和平关系的态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托马斯·里瑟（Thomas Risse）教授就在《欧洲的民主和平：神话或现实？》

一书中认为,“民主政体国家几乎从不相互对抗,即使它们有时陷入军事争端和相互传递威慑。它们不会自动形成‘大西洋联盟’或‘多元安全共同体’。但这却显现出预防民主国家间军事化冲突滑向战争的屏障。”^[24]^[23]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简·伊夫·海恩(Jean-Yves Haine)也认为,欧盟“经过多年秘而不宣,事实上有一个预先定位的策略”,它“在安全政策里适度运用民主和平计划”。^[25]美国因其异于欧洲的独特发展道路,自威尔逊总统时期便有了“民主和平”思想的萌芽,只是在当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的重视,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民主国家作为伙伴,对和平的坚定关注将永远不能保持下去”^[26]。世纪之交的美国由于自身长期经验尤其是“9·11”事件的巨大冲击,越发注重“民主和平”思想,布什公开宣称:“民主国家尊重它们自己的人民和它们的邻居,推动自由将通向和平。”^[27]虽然布什的民主促和平在中东并没有实现,但这并不影响美国对于“民主和平”的热情。正是在坚信民主有效性基础上,欧美双方才能从伊拉克战争时的一致和不协调迈向新的合作,欧美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分歧是推进伊拉克民主方式的分歧,欧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重建上表现出的合作建立在对民主及其效能的共同追求。欧美声称:“我们视促进民主为我们时代的战略优先”,“我们将继续支持地中海地区和中东的改革,并将通过我们各自的努力促进对改革进程中市民社会的更多介入”^[28]。

三、结语

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常将西方世界看作铁板一块,但欧美在诸多方面有较大差异,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放弃“西方”一词,而是清晰注明欧盟或美国,以凸显两者之间的差异。通过了解欧美中东民主治理的现状以及在中东民主治理上的分歧与合作,并探究原因就显得非常必要。欧美中东民主治理异同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欧美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为欧美冷战期间捆绑式的历史进程画上句号,欧美都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认为,1989年“不只宣告了冷战的结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宣告了欧洲始于三十年战争的国家体系的终结”,“欧洲如今生活在一个不是建立在均势而是在拒绝武力基础上的后现代体系中”^[29]。罗伯特·卡根则比“后现代”更进一步,他认为欧洲相对于美国而言处在“后历史”的阶段。欧洲经历了全球霸权时代,并在二战后将霸权和平转移至美国,战后欧洲的历史尤其是欧盟的历史体现了欧洲对自己开创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超越,从这个角度看,欧盟处在后历史的发展阶段。而美国获得了全球霸权,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福山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终结的标志便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其中对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结束充满乐观,对于军事与霸权的尺度也缺乏相应的论述。冷战后伊斯兰极端思潮和力量的勃兴构成了对美国霸权的新挑战,美国开始意识到终结的历史正在回归,美国越来越处于侧重均势和武力的“历史的回归”发展阶段。美国正在遭遇新的历史阶段下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包括中日俄印,甚至还包括欧洲。正因为欧美所处历史阶段的不同,它们对于民主认识存在分歧。但美国也意识到,欧洲并不打算取代美国的军事霸权,与此相反,“欧洲新的康德秩序仅仅只有在霍布斯秩序下和美国强权的保护伞下才能繁荣”^[30]。美国还认识到,“欧洲人也寻求荣誉与尊严,但是一种后现代的变种。他们所寻求的荣誉是占据世界的道德高地,去实践道德的权威,运用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作为军事主义的矫正”^[31]。因而,美国在此基础上与欧盟分享权力,“美国领导人并不通过命令他们的伙伴们按照规定的方式来简单地建立霸权统治”^[32]^[138],处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欧美实现了跨越分歧的新的合作。在中东民主治理中,遭遇军事挫折的美国开始吸收欧盟的民主观,为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提供武力的后盾。

其次,欧美所处的国家发展起点与路径存在差异。无论欧美还是中东,文明是表层,宗教其内核,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基督教。虽然欧美文明的源头均在欧洲,但其发展起点和路径截然不同,尤其体现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这极大影响了双方对伊斯兰教的态度以及对伊斯兰教与民主关系的看法。欧美都是欧洲文明的直接传承者,历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者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方面,欧洲新教国家拒绝承认教皇的至尊地位,转而通过建立政权与教权集君王一身的君主国来对抗罗马教权,并在日后发展为民族国家,天主教国家日后也建立了民族国家;另一方面,美国的建立源自于欧洲充满理想或遭迫害的清教徒在“新大陆”实践理想的尝试,从美国第一份政治文件《五月花号公约》中“在上帝与彼此面前立约并结成公民政治团体(Civil Body

Politick) ”^[33]开始了建立“上帝之国”(Kingdom of God)的实验,上帝之国意味着“上帝便是国王,人类完全依赖于他”^[34]¹⁸。由于欧美都是在反对教权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为了反对宗教迫害而都实行了最大限度的教权与政治分离、教会与政治分离,这是政教分离的实质,而非宗教完全不参与政治。立国基础完全不同的欧洲的民族国家和美洲的“上帝之国”共同进入了现代主权国家的行列。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现代化给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带来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以君主国、民族国家为起点的欧洲走向了世俗化,今日欧洲国家主要是有基督教传统的世俗国家;“上帝之国”为起点的美国在新时代从世俗化走向了神学化,今日美国成为奇特的充满性格分裂的宗教神学国家。^①正因如此,欧美对于伊斯兰教的认知和态度迥异,欧盟善于抓住伊斯兰教中的民主因素,而美国则事实上将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的相对缓慢归因于伊斯兰教本身。

第三,欧美的战略核心利益攸关地区即“后院”不同。欧美在早期扩展过程中,将地理临近的地区视为自身的后院和势力范围并阻止其地强染指。欧洲国家和美国分别对非洲和拉美采取了武力或武力相威胁的方式,欧洲通过武力征服统治了北非,通过委任统治进入了西亚;美国通过门罗主义和武力干涉进入拉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虽然殖民主义被废除,但新独立的国家仍在经济与文化上与原宗主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欧洲与其后院国家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英法导演并亲自参与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以后,欧洲在中东采取力促和平的政策,其后院政策从武力殖民最终转向联合国政策、邻邦政策。虽然欧洲越发强调“民事力量”而美国越发崇尚“军事力量”,但欧美都摒弃了传统的在后院采取“近攻”的战略,欧美对于后院均采取了“近交”的态度,区别在于美国采取的是“近交远攻”。冷战后,美国在其后院拉美采取了一种容忍与克制的态度,既包括对近在咫尺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忍耐,也包括对委内瑞拉等国左翼势力上台的克制,并没有采取武力去改变反美国家或者“民主滞后”国家的意图,这是美国的“近交”;但美国的“远攻”需要战略支点,而连接东西方最关键的支点便是中东,美国在欧洲的后院占据了主导地位,并获得了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从沙特和科威特向伊拉克和阿富汗拓展。尽管美国在中东武力推行民主招致非议,但从现实看,“布什的战争动机里,既要石油,又要民主,还要上帝,三位一体,因为石油是人间的物质利益,民主是人间的精神利益,上帝是高于人类的绝对信仰。”^[2]仅就民主动机而言,正因为美国的“近交远攻”战略,美国敢于在距离遥远的中东使用武力彻底推翻合法政府或以武力威胁来进行民主试验。而欧盟侧重于在全世界推行非暴力与规范,阻止其后院的中东出现动荡和突变。

[参考文献]

- [1] Tomas Carothers, Marina Ottaway. The New Democracy Imperative[M]//Tomas Carothers, Marina Ottaway. Uncharted Journey: Promoting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5.
- [2] 钮松. 五年后,深陷谜局的伊拉克[N]. 新京报, 2008-03-23.
- [3] Mona Yocoubian. Promoting Middle East Democracy: European Initiatives[R].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Special Report, October 2004(127).
- [4] Michael Zürn. Democratic Governance Beyond the Nation-State: The EU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0, 6(2).
- [5] American Diplomacy Publishers. Should the U.S. Use Force to Establish Democratic Governments? [J]. American Diplomacy, 2006-10-02.
- [6] Ghaleb Tawfiq. Iraqi Journalist Hurls Shoes at Bush, Is Detained [N]. Fox News, 2008-12-14.
- [7] Graham Paterson. Alan Greenspan Claims Iraq War Was Really for Oil [N]. The Sunday Times, 2007-09-17.
- [8] Volker Perthes. Europe Looks at Plan for A “Greater Middle East”[N]. The Daily Star, 2004-03-10.
- [9] Council of the EU. EU-U.S. Declaration on Working Together to Promote Democracy and Support Freedom, the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Worldwide[EB/OL]. [2005-06-20]. http://ue.eu.int/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r/85385.pdf.
- [10] Robert Kagan. The U.S.-Europe Divide[N]. The Washington Post, 2002-03-26.
- [11] Robert Kagan, Joanne J. Myers. Transcripts: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vs.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With a New Afterward) [EB/OL]. [2009-03-12]. <http://www.cceia.org/resources/transcripts/4380.html>.

①世界大部分现代化理论学者均将世俗化视为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美国的事实挑战了这种观点。

- [12]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M]. Cambridge: Sever and Francis, 1864.
- [13] 董建华. 中国与美国: 建立更密切伙伴关系 [N]. 文汇报(香港), 2008-12-11.
- [14] Yvonne Haddad. The Shaping of a Moderate North American Islam: Between “Mufti” Bush and “Ayatollah” Ashcroft [M]//Ron Geaves, Theodore Gabriel. Islam and the West Post 9/11. Ashgate, 2004.
- [15] 钮松. 居尔当选体现土耳其民主与宗教兼容 [N]. 新京报, 2007-09-02.
- [16] 钮松. 马德里爆炸案判决: 欧洲文明搜寻平衡点 [N]. 新京报, 2007-11-04.
- [17] Iraq Compromise on the Non-US Troops [N]. BBC News, 2008-12-21.
- [18] Marina Ottaway. The Problem of Credibility [M] // Thomas Carothers, Marina Ottaway. Uncharted Journey: Promoting Democracy in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5.
- [19] Mona Yacoubian. Promoting Middle East Democracy: European Initiatives [R].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Special Report, 2007(127).
- [20] Adrian Hamilton. We Cannot Determine Middle East Democracy [N]. The Independent, 2004-02-19.
- [21] Larry Diamond.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M]. Times Books, 2008.
- [22] James Coady. Democracy Promotion: A Moral and Strategic Necessity [EB/OL]. [2008-10-07]. <http://www.henryjacksonsociety.org/stories.asp?id=838>.
- [23] Richard Youngs. Is European Democracy Promotion on the Wane? [R]. CEPS Working Document, 2008(292).
- [24] Thomas Risse. Democratic Peace-Warlike Democracies? [M]// Gustaaf Geeraerts, Patrick Stouthuysen. Democratic Peace for Europe: Myth or Reality? VUB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5] Jean-Yves Haine. The EU Security Strategy: Democratic Peace or Prudent Realism? [C]. 46th Annual ISA Convention Paper, March 2005.
- [26] James Bovard. The Democratic-Peace Fraud [N]. Freedom Daily, March 2008.
- [27] George W. Bush.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Washington D.C. [EB/OL]. [2005-02-02].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5/02/20050202-11.html>.
- [28]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U.S.-EU Summit Declaration: Promoting Peace,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Worldwide [EB/OL]. [2006-06-21].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6/06/20060621-2.html>.
- [29] Robert Cooper. The New Liberalism Imperialism [N]. The Observer, 2002-04-04.
- [30] Mohamed Sid-Ahmed. The Kagan Thesis (2): History and Post-history Interrelated [N]. Al-Ahram Weekly, 2002(600).
- [31] Robert Kagan. End of Dreams, Return of History: International Rivalry and American Leadership [J]. Policy Review, 2007(144).
- [32]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Economy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33] Mayflower Compact: Agreement between the Settlers at New Plymouth [G]. 1620.
- [34] H. Richard Niebuhr. The Kingdom of God in America [M].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9.

The Dispa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S's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NIU Song

Abstract 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implemented by European Union and America separatel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their global governance. EU and America are the two biggest international actors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y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focus of democracy, Islam- democracy relation, Middle East's strategic position and the leadership of Middle East's democratization, while they have the same perspective in the necessity and usefulness of democracy. The disparity and cooperation of European Union's and America's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result in the differences of historical phase, state's evolution starting point, route and backyard. Only breaking the concept of “west”, can we acquire rational recognitions about Middle East-EU/ America relation on democracy.

Key Words European Union; America;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Middle East; Big Power's Middle East Policies; Glob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杨 阳)